

老甘的右眼又“嘣”地跳起来，是不是儿子上中央艺术学院的事儿又遇到了什么坎儿？

“您是谁？” “您猜我是谁？” “您是马扁子老师吗？” “是啊是啊，您好记性啊！”

“是不是我儿子上中央艺术学院的事儿又遇到麻烦了？” “是啊是啊，这是最后一关了。” “您可要多帮忙啊，全拜托您了！”

“要是会呢？” “那我就把三万块钱如数还给您。” “是吗？” “不还给您您不去告我了吗？

小小小说

办？我给您个卡号，您打过来不就得了！我的银行卡号是……” “现在，老甘是盼着来电话了。” “猜猜我是谁？”

愿您更聪明

徐志义

“怎么会没收到呢？是不是给骗子截走了？” “那是不可能的！您赶紧去银行查查，看钱打出去了没有？”

吧，也好捎带着见见我的儿子。” “十万火急啊，火车票不好买啊！

“记住了，还是马老师您想得周到！” “说一下您家的住址，门牌号码？” “郑州市，金水路……”

美人蒞来大院门口，抬头一看，是派出所，拔腿就跑，已被两个民警扭住。老甘上前说：“看看，我猜出你是谁了吧，马扁子、马扁子，‘马扁’合起来是‘骗’，就是骗子！



寓苍庐 刘欣耕



菜花开成黄金海，灼目耀眼满乾坤。如潮似涛卷上山，涌波翻滚漫进村。

北宋仁宗时期，开封府尹包拯，善于利用各种蛛丝马迹进行破案，断案如神，侦破无数大案、奇案、要案，被老百姓称为“包青天”。

一次，包拯带了包兴等人到平城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。平城有一位老妪，前不久为其独子陆羽办了喜事。她既漂亮又有才华，自是欢喜。可是，完婚的次日，媳妇却自缢身亡。

文史杂谈

包拯妙联侦破骗奸案

夏吟

缉拿陆羽“归案”。公堂上不由陆羽申辩，刑讯逼供，屈打成招，以杀妻之罪打入死牢，只待秋后问斩。陆羽夫人见已失儿又失爱儿，无望投河自尽。

包拯听说此案，觉得事出蹊跷，内中必有文章。先调阅了案卷，又提审了陆羽，陆羽连喊冤枉。自诉洞房之夜，新娘打趣地出了一个上联：“点灯登阁各攻书”

包拯又问：新婚之夜对联之事还有谁知？陆羽便把因对不上对联来到学堂，偶遇同窗张凉，便把对联之事对张凉说了。包拯听后，似有所悟，宣布退堂。

第二天，包拯差人贴出告示考试招贤，于是许多文人前来应考。包拯出了上联“点灯登阁各攻书”为考题，要求对出下联。在考生中，只有张凉交了卷，且答联是“移椅倚桐同赏月”

新书架

《超爆魔鬼经济学》

李烨

《超爆魔鬼经济学》再次挑战了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，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，再度彻底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。

事故

何谓“株连”

陈永坤

“株连”，又名“株蔓”，是族诛连坐的简称。它的含义指一人犯罪，使许多人同受惩罚。族诛连坐始于我国奴隶社会。

旧时郑州的糖果业

杜丰芮 王瑞明

旧时郑州的糖果业，最早有小商贩在街巷叫卖一些糖块、糖棍、糖豆类的小糖果，过年祭祀时有专卖灶糖的，街头还有卖搅糖稀的。早年槐花街(后改为南大街)东侧有个小巷，路北有一沙家开的糖果作坊，做的糖果很好吃，闹出了名气。

的糖葫芦。逢年过节，卖冰糖葫芦的生意最好。如今这个行当保留下来了。还有一种吹糖人的，也是属于糖果行业类的，但它是一种造型艺术，是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玩具和食品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郑州糖果业有了用砂糖、葡萄糖浆或饴糖为主要原料，加入香精、食用色素等制成糖果的厂家和店号。当年最有名气的一家是武汉人朱宏泉开的糖果厂，他曾在汉口汪家老字号学过做糖果手艺，带两名徒弟在郑州车站附近的石平街租了房子，办起了第一家简易糖果厂，名号“宏泉糖果坊”。



关山行云图

刘席伯

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赵荣昌正在下决心。此后相关的涉黑案迅速爆发，内情渐渐显露。郭启东发觉不妙，动用了他多年编织成就的关系网，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和钱财，不惜血本，千方百计阻挠案宗深入。

郭启东事发一刻颇具戏剧性：他是在市长办公会现场给带走的，会场上只有赵荣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会议中间，叶家福看到赵荣昌的秘书走进来递了张纸条，赵荣昌即宣布休会十分钟，让大家出去上厕所。

郭副市长，慢点。”他说。郭启东坐下来。赵荣昌把手一摆，秘书跑过来递给他一只塑料袋。赵荣昌把袋子放到郭启东面前：“你拿去吧。”

党校同学

赵荣昌说，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不会无缘无故，有果必有因。人走到关口的时

郭启东立刻就明白了。“我要打个电话。”他说。 “你跟他们说吧。”赵荣昌道，“恐怕不必了。”

那时前来带郭启东的办案人员已经站在门外。他们没让郭启东打电话。

这一起案件祸及郭启东以下十几位官员，其间半数人犯案有地理因素，跟郭启东和郭金城出自同一个地方，同为老乡。

郭启东很懂乡情，一向敢于大胆提携同乡，机关里有人讥讽，说他手下有一支“前埔军团”。郭案发作，该军团与其领导人一起遭遇重创，但是并没有顿时烟消云散。

郭启东服刑的监狱停车场上亲切会见了他的当年用车，这不是个例。过年过节，常有亲朋故旧跋山涉水前去探视，悄然来去者中多有前埔籍或与该关联很多的现职官员。

叶家福说这是胡说。施俊杰说没那么简单，前埔为什么闹事？有关系的。叶家福对这个话题有兴趣。他让施俊杰讲具体点。

施俊杰却不讲具体。他说当年要是不这么搞人，现在也不会这样。想当书记的为什么没当上？想提拔的为什么没提上去？很多事情都是有关的。

“你指谁呢？赵市长？还有蔡波？”叶家福问。施俊杰点点头。叶家福问施俊杰，几次三番打电话求见，今天就打算提供一点道听途说，有关前埔的过去与现在？

施俊杰说自己家里刚刚办过丧事，他老婆不能白死。 “什么叫白死？她不是自杀？或者者有隐情？”

施俊杰说他们是在闹离婚。叶副想知道为什么吗？ “我对你们的隐私没兴趣。反映问题除外。”叶家福说。

施俊杰说他要反映问题。他们两口子闹离婚，跟另外的人有关系。

他正想细细问，谁想，北京的七月天，天气变幻无常。就在这当口，忽然一阵闷雷滚过，顿时飞沙走石，星月无光，一阵狂风挟着暴雨，铺天盖地而来。大雨点子砸在地上，盖过年代的小鞭炮还响，把人全淹散了。

第二天，柳德承到处打听昨天傍晚那位过路的是什么人，可谁都不认得这人。

柳德承拿眼瞟了一下听众中的大妈大婶，又瞧瞧那位过路的，脸上透着一丝叫人摸不透的笑。那位过路的也瞧瞧柳德承，笑不叽叽地一言不发。众人催紧了，两人又你推我让，谁也不肯先说。

也是被逼得无路可退了，柳德承虎着脸，摆出一副挺严肃的神情说：“‘虎丹’就是公老虎的卵蛋，和母老虎配个几使的。”

“那玩意儿也能吃？”内中也有人将信将疑。

“能吃。”那人说，“用撇开不沸的鸡汤煨三个小时之后，剥去外面的膜。放在佐料中浸透，再片成纸一样的薄片，用香菜、蒜末蘸着吃。”

“不错，”柳德承点点头，“看来，您对烹饪这行还挺有研究。”

“说不上研究，”那人倒也诚恳，“一来是爱好，二来是需要。我也在收集一些资料，看一些关于烹饪方面的书。近來呢，正在收集整理官府菜的资料。”

“官府菜！官府菜是什么玩意？”听的人中间除了柳德承，没人知道什么叫官府菜。

“官府菜，就是过去官府当中有自己独到风味和传统的菜肴，比方说北京的‘谭家菜’，出自清末榜眼谭宗浚家，这位姓谭的是广东人，他把粤菜和北方菜的风味融为

那人说到这儿，柳德承一愣：这人怎么也知道祝家菜？



边东子 著

“柳师傅，我是久仰您的大名，所以今儿个特来向您求救。”年轻人说话挺有规矩，柳德承听着也挺顺心，“我姓李，叫李合营，您就叫我小李子得了。原先我在丰收餐厅，噢，就是以前的工农兵饭馆当服务员。如今，我把工作给辞了，预备自个儿开个饭馆。”

“年轻人，是得有这么点心劲儿的。”柳德承嘴上夸着人家，心里头不免感叹自个儿到如今还是空怀壮志，一无所成。于是又叮嘱道，“干这行可不易。”

“开饭馆，别的好说。”李合营摇头叹气嚼牙花子，“要聘一位有本事的掌勺师傅就难了，不是被大饭店请走了，就是身子骨儿不行了。”

“您再寻访寻访，可能还有。天下能人多着呢！越是能人往往越不露。”柳德承尽量不露声色。

“有是有，我也寻着一位，可我不不好意思开口。我这饭馆还没开张，地点也不大好，能不能赚还两说呢。您说我给人家多少工钱合适？多了，我怕到时候拿不出来，失信于人；少了，我怕不住人家。”李合营言词恳切，句句感人。

“要照我说，钱多钱少倒在其次。有真本事的人，只要能让他好好显本事，要手艺就行。人生一世，比钱要紧的事多着呢。”柳德承这也是肺腑之言。

“那好，柳师傅，您听我说，我看了这么一位师傅，要说起话来，话还长着呢。”